

中国军人“骨灰级”特战狙击手
用忠诚铸就铁血传奇

兵血沸腾

BINGXUE
FETENG

真的很落后★著

的中国战士，绝处逢生的理智
我们是什么人？是堂堂的中国军人，
血可断、血可流、敢于和敌人亮剑的中国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中国军人“骨灰级”特战狙击手
用忠诚铸就铁血传奇



打不倒的中国战士
我们是
是头可断、血

缩不逢生的野战军人。
军人，
的中国特种兵！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兵血沸腾 / 真的很落后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104-1089-5

I. ①兵… II. ①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7069 号

兵 血 沸 腾

作 者	真的很落后
责任编辑	吕晖 王莹
特约编辑	孙衍
装帧设计	小白印象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总编社电话	(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68995968 (010)6899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10)68996306
印 刷	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60 × 1060 1 / 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089-5
定 价	36.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ontents

序 章	第一次杀人	/1
第一章	狭路相逢	/13
第二章	干掉地狱火雇佣军	/47
第三章	特战野兽	/79
第四章	血都是冷的	/139
第五章	狼獾7号	/162
第六章	沉默的枪刺	/195
第七章	越狱天涯	/220
第八章	刺 秦	/261
第九章	星庭覆灭	/303
尾 声		/371

序 章 || 第一次杀人

—

我和林默接到前往某训练基地集训通知的时候,高连对我们说,他知道我们这一去很可能再也不回侦察连了,只要熬过那六个月的集训,我们便能进到那每一个侦察兵都向往的地方——军区 T 大队。而那以后,我们便不再叫侦察兵,而将换上另一个更加耀眼的名号——特种兵。

高连说:“虽然舍不得让你们走,可我知道,你们的成就限于此,侦察连的舞台太小了,你们是雄鹰、是蛟龙,生来就应该在高空中翱翔,在大海中翻浪。”

高连说着,眼圈竟然红了起来。很难想象,这个一向刚硬的汉子,这个当年在老山上没吃没喝、受了重伤都没掉过一滴泪的汉子,会为我俩而伤怀。

看到高连那难过的样子,我和林默原本的兴奋立刻没了,活像霜打了的茄子。高连不乐意了,他又劈头盖脸地给我们一顿骂:“你们俩这像什么?我们侦察连啥时候有你们这样蔫不拉唧的兵?都给我把头抬起来。小子你们知道吗?在侦察连

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能够进 T 大队的,以前有去参加集训的,但最终都没熬过那被称为‘地狱之旅’的半年。你们这次绝不能再给侦察连丢脸了,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如果敢半路就回来,我打断你们的腿。”

高连越说越激动,那高亢的骂声,让我俩不得不把胸膛挺得高高的。最后,他挥挥手说:“你们去收拾收拾吧,一会儿师里派车来接你们。记住那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

我和林默说:“放心吧连长,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你的兵,都是侦察连的兵,都不会丢咱们连的脸。”

高连说:“行了行了,大老爷们儿哪来那么多腻腻歪歪的东西,快去快去,车一会儿就来了。”

师里派了侦察科一个参谋来送我们,高连和连里的弟兄们将我俩送到了营门口,最后一次嘱咐我们:“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和林默含着泪花儿,向高连和全连的战友,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再说不出一句话来。

最后,还是高连将我们撵上了车。那辆大屁股北京 2020 吉普车将我们“突突突”地拉得离营房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直到再也看不到那些熟悉的人,那熟悉的山,那记载着我们汗水与青春的地方。

傍晚的时候,2020 吉普车将我们拉进了城市。这是我们一年多来第一次离开那座大山,看到眼前繁华、喧嚣的都市,我的心里升起一丝茫然与不安。扭过头看看林默,他的眸子里居然透露着与我同样的茫然。

打量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那些花花绿绿的靓丽时装让我觉得格外别扭。难道,这一年多与世隔绝的生活,已经让我与外面的世界脱节了吗?

我将我的疑问告诉林默,得到的却是他无奈的苦笑:“国辰,也许我们真的与社会脱节了。”

带车的参谋听见了呵呵直笑,笑完了才回过头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小子,哪来那么多感慨。在那大山窝子当兵的人,有几个没有这样的感觉?别说你们,连我都觉得自己落伍了啊!可是,谁叫咱是军人呢?谁叫咱穿着这身军装呢?作为一个军人,就必须得有牺牲精神。小子,你们要走的路可还长着呢!”

在火车站附近的小饭馆里吃了两碗面条填肚子后,参谋领着我们进了候车厅,将两张硬座车票递到了我们手里。

“好小子们,加油啊!别丢了咱们师的脸!”参谋使劲地拍着我俩的肩膀,“我还得到军区去,就不送你们上车了,你们两个要注意安全,路上千万别耽搁,否则过了报到时间,就会被算作弃权的。”

等我们点头保证后,参谋又狠狠地在我们的肩膀上拍了两下,这才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两个身穿迷彩服、背着背包、拎着迷彩包的土里土气的士兵,就这样被他扔在了人潮汹涌的候车厅里,如同茫茫人海中的两座绿色孤岛。

我知道我们两个人的身上透着一股“傻气”,导致周围的人不断拿好奇的目光

打量着我们。这种如同猴子般被人观赏的感觉,让我感到很不自在,而身旁站着的林默,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好不容易熬到上火车,我们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我宁愿全副武装去跑十公里,也不愿再这样被人盯着当猴子一样看。”

当时,我在心里想,这种情形,但愿不会再有。

疾驰的列车,将我们又一次带离了那个繁华的都市,如同一年多前,被老旧的“东风”拉走一样。第二天早上,我们被列车扔在了一个偏远的小站上。

万幸,站外停着一辆挂着军牌、用篷布和伪装网盖得严严实实的“东风”运输车。上前一问,还真是来接站的,上车一看,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与我们同样命运的兄弟倚在车厢板上小睡了。

下午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了这次的目的地,那座位于中国西南横断山脉密林里的军事基地,一个在C军区所有侦察兵中口耳相传的地狱般的地方。

傍晚的时候,所有参加这次集训的人都到齐了,黑压压一片站在操场上,很有些慑人的威势。

这些人都是从军区各部队侦察分队来的训练尖子,有干部、士官,可义务兵就只有我和林默两个。有人说军人之间最令人信服的就是实力,我觉得这话真的很有道理,尤其是在侦察兵这个行列里,越有本事的人,越会受到他人的尊重。

在等候教官的过程中,队列里有人开始小声地互相询问近况。林默也与一个少尉聊上了,那个少尉黝黑的脸上透着一丝丝的书卷气。

正当我试图加入他们的谈话时,教官来了。这个肩扛少校军衔的军官一出场,便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下马威。

“看看你们现在像个什么样子?这里是菜市场吗?你们是来这儿赶集的吗?”教官背着手,跨立在队列前训斥我们,“难道军区千选万选挑出来的所谓尖子,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垃圾吗?”

他没理会我们心里的抗议,还是气宇轩昂地站在我们的面前,用鄙夷的目光在我们身上来回巡视。看完了,才用一种更加鄙夷的口气对我们说:“现在,丢下你们身上的东西,给我绕着操场跑二十圈,二十五分钟下不来的,立刻给我滚蛋!开始!”

于是,我们三百多号人纷纷扔下背包、迷彩包,撒开脚丫子狂奔起来,谁都不想刚进门就被撵出去啊。

在跑步的过程中,教官还在不停地骂:“看看你们跑的那德性,活像乌龟爬一样。你们是怎么混进侦察兵队伍里的?又是怎么混到我基地来的?我会一个个把你们拎出来,扔出去。你们现在给我听清楚了,在这里,一切都是我说了算。”

或许是骂够了,少校终于闭上了嘴,与一帮子助教站在操场的中央,盯着我们这群甩着膀子的“垃圾”狂奔,时不时还指着我们当中的某一个,发出阵阵鄙夷的嘲笑。

我终于开始体会那传说中地狱般的生活了,而且是在我们跨入这座训练营的第一天。

二

二十圈跑完之后,我们喘着粗气,再次集合到教官面前,又开始忍受他那粗鲁的谩骂。

“你们这群垃圾、废物,你们浪费了我宝贵的时间,让我不得不在这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度过六个月。所以,别期望我会仁慈地对你们。当然,如果你们害怕,那现在趁早给我滚蛋,如果你想证明自己很有勇气,那很好,我会很乐意将你们踢出我的训练营。现在,是我最后给你们站着走出去的机会,我给你们三分钟,想离开的自动出列。”

谁愿意承认自己没用?又有谁会相信自己比别人差?

三分钟后,教官扫视了我们片刻,见到我们没一个人站出来,他居然露出了很意外的表情。

“怎么?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害怕吗?那就是说你们都很勇敢了?很好,很好,希望你们能把这勇气保留到最后。我再申明一次,我这里不需要废物,所以,我会先把你们这群垃圾好好打理打理。如果达不到我的要求,那对不起,我同样会将你们踢出去。现在,我告诉你们这里的规矩,我只说一次,张大你们的耳朵给我听清楚了!”

教官清了清喉咙,再一次用那冰冷的带着讥讽鄙夷的眼神从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扫过。

“从现在开始,你们没有姓名,没有军衔,没有职务,只有编号。你们这是营地里最差劲、最低等的垃圾,连我的狗都比你们高贵。所以,你们必须向这营地里的每一个人敬礼,包括我的狗。如果你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会花时间给你长长记性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现在起,你们不要再把自己当人看,你们最好把自己当野兽,为了生存而不断挣扎的野兽。现在,废物们,欢迎你们来到魔鬼营地,开始你们六个月的地狱之旅。”

当我们把身上所有能表明自己身份的东西统统上交后,我们领到了一个绣着号码的布条。我领到的居然是13号,那个西方传说中很不吉利的数字。林默领到的是97号,他用种很怜悯的目光看着我,说:“国辰,你很倒霉啊!”我笑笑没有说话,只是按助教的要求把布条缝在了迷彩服的左胸上,在将来的六个月里,这将是我们的唯一的身份标志。

我们开始整理内务,可还没等收拾利索,就又集合了。不过,这次集合吹响的

不是哨子,而是扔进屋来、冒着刺鼻浓烟的催泪弹。

我们猝不及防,被那刺鼻的烟雾熏得涕泪横流,一个个捂着口鼻,连滚带爬地冲向门外。

刚一出宿舍门,迎接我们的便是高压水枪喷出的巨大水柱。巨大的冲击力将本就站立不稳的我们,冲得更是东倒西歪。

“记住,你们到这儿来不是度假的!”

等我们的“淋浴”结束后,教官背着手、叼着根烟卷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不想被我踢出去,最好把你们的神经时刻都给我绷紧了。”

与训练营的这六个月比起来,以前在侦察连所受的折磨只能算是小儿科。教官说的没错,这里真的就是地狱,或者说,比地狱还要残酷。

每天都是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而且那被我们诅咒了几千几万遍的教官还会变着法子给我们增加更多的训练量。有一次,我们刚扛着粗长的原木跑完十公里的山路回来,一个个口吐白沫趴在地上喘气时,教官的狗跑了过来。然后,我们莫名其妙地又被加罚蛙跳一公里,理由是我们见到他的狗没有敬礼。那时候,我们真的想把那条狗给活刷了。

我觉得我真的快不是人了。在这个丛林深处的营地里,这个没有一丝所谓“文明”的地方,我和所有的难兄难弟一样,变成了活脱脱的野蛮人,或者说是野兽更确切些。

教官说:“你们还没有成为特种兵的资格,因为你们这群废物还没学会忍受。”

我想,应该是我天性里的沉默或者说是自闭帮助了我。在那一个个极度摧残人体意志的训练科目里,我就那么咬着牙熬过来了,有时甚至连咬牙都不用。

林默说是我帮了他,如果不是见我一直苦累都不喊一声地坚持着,他早就退出了。

我当时想笑,可刚从臭水坑里泡了一夜爬出来,面部肌肉都被那又臭又冷的水冻僵了,连张开嘴吐出里面的臭水都很困难。

在那该死的丛林里,居然没有严格的季节区分。早晚能冻得人直打哆嗦,可正午的高温与丛林里的湿气,又能蒸得人中暑。

我都忘了自己因为中暑而晕倒过多少次,只记得每次倒下时都会听见助教喊一声:“军医!”然后,就被藿香正气水的味道弄醒。

醒来后听到的第一句话便是助教问“行不行”,如果点头,那就接着练。如果说不,那倒可以彻底解脱了。可我能说不吗?所以,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情愿,我还是不得不从地上爬起来,再开始忍受那些非人的折磨。

林默说他已经忘了日子了。记得最开始的时候,他还会抽每天那点儿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写日记。可越到后来,训练的难度和强度越大,他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握笔头了。

那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每天能让我们多睡十分钟。每一天

的训练下来,都会觉得自己要崩溃了,可偏偏还差那么一点点,还得在第二天,甚至是当天的夜里接着去忍受教官那变态般的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折磨。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那地狱般的十三周的。当教官把我们这群剩下的人全部集合在操场上,宣布第一阶段的体能强化训练结束的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还能活生生地站着。而原来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却只剩下稀稀拉拉一小半不到。

教官说:“你们用实力证明自己不是废物,但你们不要庆幸,特战专业的训练现在才刚刚开始,你们的地狱生活还没有结束。”

现在想起来,当一个人真的忘记自己所谓“人”的身份,而选择做一头为了生存而不住挣扎的野兽时,他真的能忍受许多超越极限的痛苦。

我又开始干回了老本行,每天端着狙击步枪,在那茂密的丛林里爬来爬去。那个红三师的士官在第一阶段快结束时走了,他不想走,可他的腿在攀崖时摔断了,不得不走。

他走的时候,死命地捶着那条裹满了石膏的断腿。我知道他不甘心,可我们谁都帮不了他。因为这是纪律,铁一般的纪律。

教官说:“保存自己,这是消灭敌人的前提,我也为他惋惜,可你们更应该从中得到教训,那就是,如何保护好自己,这也是你们还能不能留在这里的前提。”

在训练营的那段日子,我恨教官,恨得咬牙切齿。可现在我又很想念他,但是却再也回不到那基地去了。不是我不想回去,而是我根本不知道路。来回都是遮得严严实实的东风车拉着我们在山里绕弯,根本就不知道那路该怎么走。

最后的三个月训练结束后,教官为我们这仅存的八十多号人送行。他向我们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他说:“我很高兴,因为你们终于从幼苗长成了大树。我承认,在这半年里,我没少让你们吃苦头,也亲手将一个又一个优秀的战士送出了基地。不管是你们,还是他们,都很优秀。可T大队只需要最优秀的士兵,我不能滥竽充数,否则,我就是渎职,就是犯罪。”最后,他说:“兄弟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特种兵了,但不要忘了,在享受这个殊荣的时候,你们所肩负的责任。你们是共和国最锐利的锋刃,是注定要为祖国去战斗、去流血的!”

我终于离开了那丛林深处的营地,那半年来让我忍受着地狱般的生活,切齿痛恨的地方。可当“东风”真的开动时,我却舍不得了。透过篷布的缝隙看出去,教官与助教们都在那飘扬的TZ战旗下直直地站着,向我们敬礼,好久好久,都没有放下。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刷”地下来了。那是我这半年来,第一次流泪。

三

没有进 T 大队之前,总认为这里是神秘的,充满了种种传奇的色彩。等进来之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生活的是一群与我们同样的人,同样也有着人的喜怒哀乐。

在这里,我认识了我的第二个朋友,他是个比我早当两年兵的一级士官,叫冷锋,是一个从繁华都市来到这深山老林的真正兵者。他也是狙击手,一个比我更有经验、更冷静沉默的狙击手。

他告诉我,狙击手是个孤独的存在,是沉默的杀手,他们孤独地潜伏在隐秘的角落里,将致命的杀机隐藏在每一个可能藏身的地方。而当那黑洞洞的枪口喷出火舌的时候,死神的镰刀便开始在人间收割人类的灵魂。

“国辰,你记住:有些人,天生就是孤独的!”他为我解答了那个困扰了我十九年的问题。

“有些人天生就是孤独的!”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这句话,那压抑了我十九年的自闭的阴霾,一瞬间似乎散去了。“我,生来就是孤独的!”我大声地对自己说。在那个暮夏的午后,在斑斑点点洒着片片阳光的树林里,完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蜕变。

是他帮助了我,帮我完成了这次决定我将来人生的蜕变。因此,我无限感激他,把他当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可惜的是,他比我更沉默,更不爱说话。无论他走到哪里,似乎总有一个看不见的气场将他与周围的人隔开,如同一个孤独的行者。

他是 T 大队最好的狙击手,这是公认的。杨中队告诉我,冷锋在全军特种兵比武里,打破了好几项纪录,而且,那成绩绝对可以破世界纪录。更重要的是,他参加过真正的战斗,那是实打实的血与火、子弹与子弹的对抗,而不是不会死人的比武。

可他从来不会跟我讲这些,他只会每次的训练中,用他特有的方式指出我的缺点。那方式就是对抗,只有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才能最直观明了地告诉我,训练与实战是有差别的。

“你会超过我的,你将是最好的狙击手!”

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每当别人夸我是最好的狙击手时,我都会想起他,想起这个与我同样沉默寡言的战友。而他,却永远地沉睡在了那片异国的丛林里,再也回不来了。

那一天,他与他所在的“猎犬”小队接到任务,前往西南边境的丛林里打击武装毒贩。由于近些年来,边防武警和公安缉毒部门加大了对越境运毒的打击力度,许多毒品贩子落网,也因此使国内的毒品市场严重缺货,自然,毒品的价格就成倍地

往上涨。

在暴利的驱使下，毒贩们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武装运毒，他们用贩毒所得的金钱购置武器，搜罗要钱不要命的亡命徒，有的甚至干脆请来东南亚的雇佣兵帮忙贩运毒品。因为手上有了枪、有了人，毒品贩子们的胆气也壮了，遇到武警或是公安缉毒人员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闻风而逃了。他们会依仗手中的武力冲破边防武警或公安缉毒人员的抓捕，尤其是那些为了金钱而打仗的雇佣兵，经验丰富、出手狠辣，给边防武警和缉毒公安们带来了巨大的伤亡。

因此，相关部门向军队求助，希望能派出特种兵去对付那些要钱不要命的亡命徒。虽然公安局和武警都有特警，但他们主要是处置城市内的突发情况，在丛林中作战，尤其是与天天徘徊在生死线上的雇佣兵作战，他们还达不到那个水平。只有同样为战争而生、时刻为战争作准备的人，才能对付那些雇佣兵。因为，那些雇佣兵，他们号称战争的常客。

记得冷锋与他所在的“猎犬”小队出发的那一天，刚好是梅雨季节，天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这没完没了的下个不停的雨让我的心里一阵阵烦躁。这不是一个合格狙击手该有的心境，可看着他们乘着直升机飞离营地，我的烦躁却始终压不下去，还演变成了强烈的不安。现在，我终于知道了那不安的缘由，我终于尝到了失去朋友的滋味，这滋味让我那颗如同死水般的心，一阵阵撕裂般的疼。

我们是在一个月后才得到消息的。当时，“猎犬”小队能走着回来的只剩下三个人，另外几个是被担架抬着下的飞机。而冷锋和小队的重火力手，为了掩护战友们的撤退，将自己留在了那片丛林里，与那些狡猾且又残酷的武装毒贩周旋，然后，就再也没能回来。

我哭了，无声地哭，就那么站在空旷泥泞的操场上，任泪水和着雨水滴满我整个脸颊。

那次惨重的损失，让整个中队乃至整个大队都笼罩在了一层低迷的氛围里。政委为此忧心不已，生怕大队从此一蹶不振。但秦大队说：“不用怕，哀兵必胜，你没看见弟兄们都咬着牙在训练吗？”

秦大队说的没错，我们现在就是一群哀兵，矢志复仇的哀兵。

复仇的机会终于来了，我们又一次前往边境执行打击武装贩毒的任务。而这一次去的，是我们整个中队。

林默与我同在一个小队，我们小队的名字叫“猎鹰”。T大队各个战斗小队的命名与执行的任务是相关联的，就拿我们“猎鹰”来说，主要负责的就是侦察。当然，真要战斗起来，我们也不会比任何一个分队差。

我们小队已经在这座丛林里转悠了一个多星期。中间碰到了好几拨走私的，但那些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将情报传给了后方的指挥所，到时，自然会有边防武警和海关的人来处理这些走私者。

丛林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那些足足有拇指长的蚊子，如果不小心被叮上一

口,不死也差不多得脱层皮。为此,我们不得不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换来的却是足以让人窒息的闷热。

林默咬牙切齿地说,千万不要让他碰到那些该死的毒贩,不然,他会把毒品全灌到那些混蛋的肚子里。

我当时正和我的观察手趴在一块高地上,用高倍望远镜观察前方的边境线。听到这句话时,我笑了,尽管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特种兵了,但林默的性格还是没能改变多少,他的骨子里,仍旧还是当年那个开朗、阳光的大男孩儿。

可我呢?我想到了自己,脸上的微笑变成了冷笑。自从冷锋死后,我变得更加沉默了,用林默的话来说就是:“国辰,你沉默得让人害怕。”

冷锋曾经说过,狙击手就是一根沉默的枪刺,是本就应该在沉默中生存,在沉默中死去的。沉默与孤独,那是每一个狙击手的宿命,这宿命里,还包括死亡。

但我们并不是一直都沉默的,我们也会有爆发的时候。当那悠长的叹息从枪口中发出时,便是狙击手的沉默爆发的时刻。而那爆发带来的,必将是一个生命的消亡。

三天后,我第一次体会到了那种收割生命的感觉。瞄准镜的十字线早已牢牢地压在了目标的脑门上,却迟迟不能扣动扳机。一旦我扣下扳机,我就将与我的过去彻底告别了,我将就此成为一名真正的杀手。

队长一直在耳机里催促我开枪,我感到我的脑门往外渗着汗水,浸湿了头顶的丛林软帽。我的心里一直在激烈地交战着,翻腾着各种各样的念头,千奇百怪,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那短短的三秒钟里,我的脑子里会闪过那么多的念头。

终于,我还是扣动了扳机,还是选择了走向我的宿命——射击。

枪响,声音悠长而沉闷,将那 5.8mm 的钢芯弹头狠狠地推向了四百米处的目标。随着观察手命中的报告,我看到了那飞溅出的红色,在狙击镜里盛开成一朵硕大的血花。

我,终于杀人了。

四

随着那一声枪响,我内心深处的某种禁锢似乎被打破了。先前那些莫名的紧张与恐惧,竟然随着那凄厉的爆裂的血花,一起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竟是一种嗜血的兴奋。

我终于相信了高连当初对我说的话,我是天生的狙击手,而这茂密的丛林,就是我最好的舞台。

我们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十四名武装毒贩被全歼。从俘虏的口中,我们得

知,一个月后将有一次相当大规模的毒品交易在对面那个国家进行,而参加这次交易的人,几乎囊括了亚洲三分之一的毒枭。

中队将这个信息迅速上报了指挥部。认证这信息的可靠程度,自然有情报机关负责,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暴力与暴力的对抗。

不久之后,那个大型毒品交易的消息得到了证实,我们的任务也随之到来,那就是破坏这次交易,并抓捕那些在我国横行多时的毒枭们。

这次行动,算得上是近几年来中国武装缉毒规模最大的一次,不仅我们中队全员上阵,军区还从山地步兵抽调了一个精锐营来配合我们。同时参加到这次行动里来的,还有整个西南边境的所有情治机关以及公安与边防部队。

当然,为了确保作战行动的高度保密性,参加此次行动的所有人员都经过了安全部门的严格筛选。听杨中队说,这次的行动,将直接导致一大批地方官员被逮捕,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与毒贩们有着利益上的勾结。不过,为了迷惑毒贩,不致打草惊蛇,这些人现在只是被安全机关严密地监控着,等我们的打击行动结束后,便是这群危害国家与人民的蛀虫们受到法律制裁的审判日。

不得不承认,中国境外行动的特工们效率是相当高的。我们现在反复训练的这片建筑,就是工程部队根据特工们传来的有关毒品交易地点的情报,专门为我们搭建起来的模拟训练场。

为了确保行动的效果,在等待行动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整个中队的人马,就在这方圆近十里的模拟村庄内来回折腾,将每一栋房屋、每一条小路,甚至是每一个窗户的朝向都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扮演毒贩的自然是山地步兵的兄弟们,他们不愧是中国最精锐的山地步兵。在丛林战与游击战方面的能力,比我们差不了多少。我们比他们占优势的,除了装备更精良外,只有个人的综合素质与经验了。

在最初的几次对抗中,铆足了劲儿的步兵兄弟们着实让我们吃足了苦头,全队上下几乎个个挂彩,被判阵亡的竟然有足足两个小队。而且,还有两个被他们俘虏了。

失败并不可怕,这是秦大队常跟我们讲的话,但如果失败了却不从中接受教训,那就是该杀。通过反复的研究、图上作业与兵棋推演,我们终于拿出了一个可行的进攻方案。

第二天的对抗里,我们终于打了一个胜仗,但却是惨胜。于是,方案又一次更改,模拟对抗一直持续到了正式行动的前三天。

短暂的休整后,精气神均处于最佳状态的我们朝边境线出发了。我们整个中队,十三个小队按着各自的行进路线,在规定时间内,全员整装到达了预定的潜伏地域。

我们小队的潜伏区在毒贩们进行交易的村庄内,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行动展开后,为其他小队的兄弟提供可靠的战场信息支持,以及清除对方隐藏的火力手。

我藏身的地方是一间房屋的阁楼。这里的视野良好,而且隐蔽系数较高。我的观察手藏在我右前方三百米处的一个骡马棚里。昨天晚上,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在牲口进食的木槽下掘出了一个供自己藏身的隐蔽体。如果不是预先知道他的位置,现在我根本就看不见他。

我们必须各自的位置藏上一整天,因为那些毒贩们要等今天晚上才会来到这里进行交易。万幸,这里没有那些可恶的蚊蝇和爬虫,虽然闷热了些,但比起那没日没夜在丛林里的潜伏来说,这个小小的阁楼简直就是天堂。

入夜后的村庄突然喧闹起来,“突突突”由远及近的汽车声吵得原本宁静的村庄一阵鸡鸣狗吠。

透过狙击镜,我打量着村庄里的动静。有不少房屋的门打开了,然后,一些拎着武器的人探头探脑地走了出来。有几间屋顶上隐约有人影晃动,那应该是各个势力所派出的狙击手——与我站在对立阵线上的同行。

队员们把各自观察到的情况报给了林默,再由林默这个通讯官通过他背着的战场战术雷达将侦测的信息,传给指挥所。

毒贩们扛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在那片空地上为了取得更多的利益而不停争吵着。与影视里那些偷偷摸摸的、做贼一般的毒品交易完全不同,仿佛这里进行的,不是一宗数额巨大的毒品交易,而是菜市场的小贩们,在为了一毛两毛钱而争得面红耳赤。

粗略地数了一下他们手中的武器种类,从俄制 AK 系列到美制 M 系列,什么样的都有,有一个块头挺大的汉子肩上扛着的居然还是国产的 40 火箭筒。

我们在耳机里交流各自的心得,纷纷感叹中国的官倒们厉害,连还没有大批量装备部队的 92 式手枪都能被毒贩像玩具一样拿在手里抛来抛去。

也许,村庄里的居民们对于这类的事情早已司空见惯,也许是迫于那些势力庞大的毒枭们的威胁,对于村子里这如同赶集一样的热闹场面,村民们连个打开窗户看热闹的都没有。

下面的集会似乎已经到了最高潮的阶段,我们的行动也开始了。

我开始收割同类的生命,那呼啸而出的弹头不再沉默,将人类的肢体连同灵魂一起击碎。

毒贩们开始慌乱地还击,几发流弹险些击中正转移阵地的我。不断有人发出受伤或临死的惨叫,再混上密集纷飞的呼啸金属与手雷爆炸的强烈震荡,将这异国乡村的夜晚,彻底推向了死亡交响曲的最高潮。

屋顶上的狙击手在第一时间就被清除了,观察手不断地通过耳机向我报告敌人火力点的方位、坐标、风向、风速等射击诸元。我将能清除的清除掉,无法清除的转给其他战友处理。

那个晚上,我一共开了 37 枪,也就是说,有 37 个人的灵魂被我不再沉默的枪刺送入了永恒的地狱。在毒枭们的增援赶到之前,我们已押运着猎物撤退了。而

那些数量惊人的毒品，也在熊熊的烈火中化成了翻滚的烟尘。

在将毒枭与受伤的战友送进米 17 巨大的肚子里后，我们开始按计划撤离。在走出老远之后，才听见警车呼啸着赶往激战后的村庄。

我们如同一群幽灵，无声地行进在这山野间。每走一步，都将我与刚才的战场带得更远。尽管我告诉自己，我所进行的战斗是正义的，是为了不让毒品危害更多的同胞；可是，杀人毕竟是杀人，那些死在我枪下的毒贩也一样有着爱他的人与他爱的人。我不得不承认，当我透过那相交的十字线看世界时，我是个冷血的特种兵。

第一章 || 狭路相逢

一

作为特种兵,我们的徒步拉练是与野外生存和战术对抗结合在一起的。而作为狙击手,我们的拉练又与其他人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月里,我又将成为一个孤独的行者。

我们被直升机一个个扔进了那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地点是随机的,每一个机降点至少隔了十公里的直线距离。我们必须独自走完这一个月的行程,而路上等着我们的,不单单只有原始丛林中难以预料的危险,还有扮演敌人的精锐山地步兵。在这一个月里,他们将对这群特种兵们围追堵截。如果我们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或是被步兵兄弟们俘虏或“击毙”,那我们的任务就失败了,自然,考评的成绩也将是不合格。对于一向眼高于顶的特种兵来说,“不合格”这三个字是绝不允许出现在字典里的,否则,还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

落地后,我第一件事情便是观察周围的情况。对于一个狙击手来说,狙杀只是